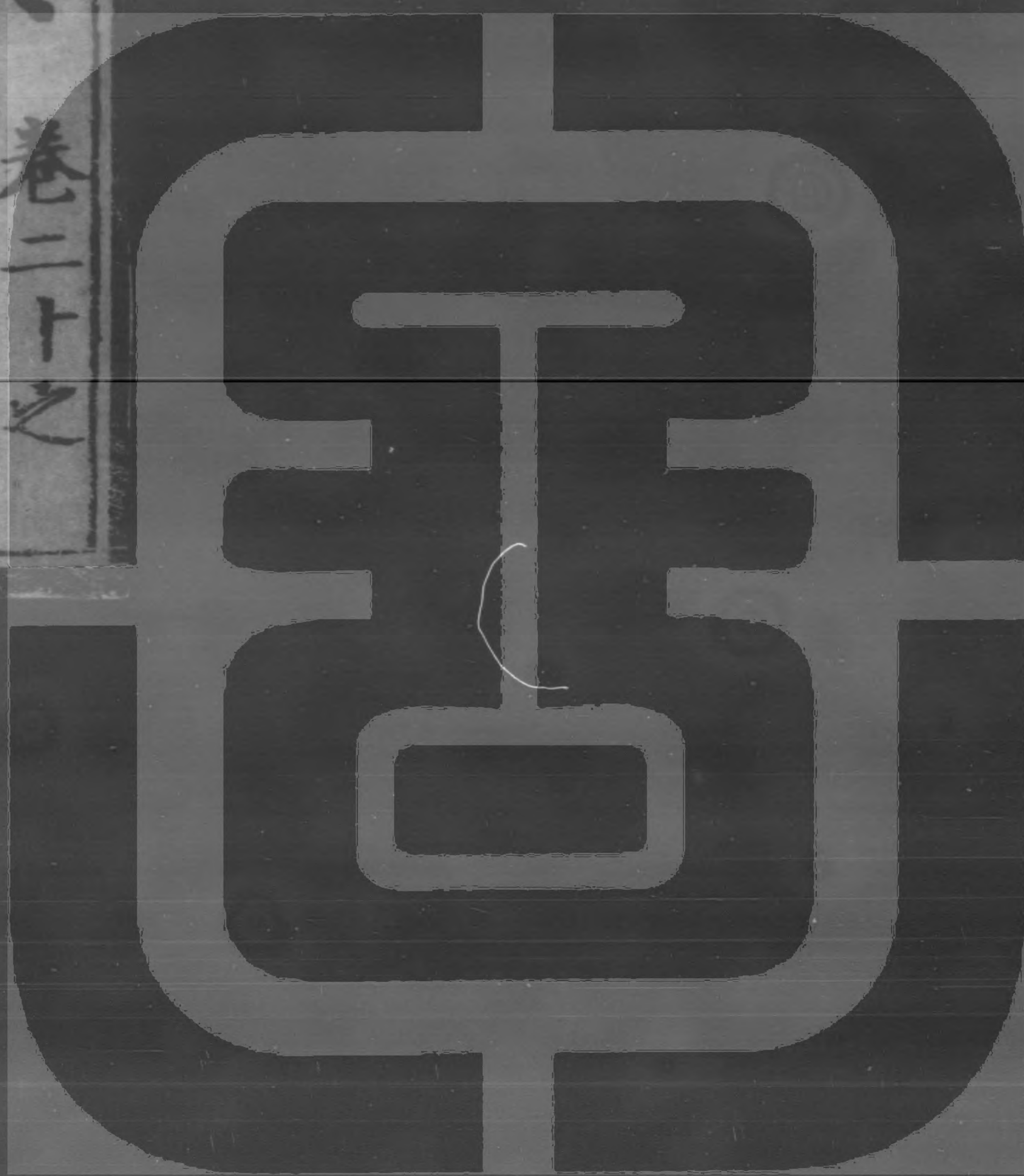


元文類

二十三

卷二十三



元文類卷第十九

碑文

國子學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

皇帝若曰我元胤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

世祖混一區宇亟脩文教 成宗建廟學

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于治可樹碑於廟訶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

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
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巨許衡爲國子祭酒選
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
之東爲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
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剌哈孫
答剌罕大懼無以祇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
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貫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
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
爲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
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

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脩廊齋廡庖庫爲楹四百
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
監東西六館自堂祖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爲
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贊
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
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
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庶
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
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六比興賢能
於是崇宇陞陞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

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
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
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
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
書禮樂罔就其器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
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
被服儒行為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
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
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以訖武功載脩文

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以極首尊而彰曰爾
胄子弟典于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餘之日
就月將大德嗣服迺建孔廟以迺經辟雍考制程財
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羣士景
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皇知天執道之中軌物
牖民翼翼乾乾帝學益弘庶政惟和我化用宣躋
祀儒師賓興羣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訐謨遠猶
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成何不
加今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
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厚乃辟維帝時憲惟

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曲阜孔子廟碑

復

聖上嗣服之初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祗自太平文明之治粵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于金季之

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齊保魯嘗假清臺頒曆錢佐營膳之費歲戊甲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黻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盡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附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擅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

聖天子守成尚文此猶威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

守臣者敢不對敗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
緡衆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
材於野采棟榱桷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
積石數百石堊稱是露階釳砌咸足用焉郡政之
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
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歲
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高重簷亢以層
基繚以脩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
有位黼坐旣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
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皆用以緡計

者十萬有畸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幅湊衆
庶瞻顙下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
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選胄
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
以供塗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
事于石臣復承命跋踏旣述興造始末竊推聖人
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
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
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
不宗之廟貌相望遠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

祀禮之降殺夫尊其道而按其祀蓋治古之恒規
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
事方殷不志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孫衍
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
之謀肇於此矣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
物渙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
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
爵慈志未究

皇上續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爲先
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亦不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
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
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
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
觀文化下必世後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
無疆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寔出于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
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
比降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
兵趨汴周禮在魯烝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

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與德音孔昭聖謨丕
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適觀
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天斯棘如
暈斯飛邊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
汎掃有戶棗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
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化綿綿與國無疆於萬
斯年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糅之民而殊其籍
惟青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

者將百年於此矣

世祖詔即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
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二紀正四是昔無聞歷古而獨
見之今者也陛下恢前白王之遠猷學厥未脩之

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一貢莊學田俾完廟養
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胃學聖人之徒覆毓
漸濡德澤正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
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
宋之鄙城也金社既墟嘗歸吾元帥於忽棄不戍
故宋切築爲北門殆四十年

世祖微立天下不忍微利一旦以闔吾民包峴漢而城之視猶圈虎待其自斃五年迺下則其受大兵也為寂又城門闢矣廟學前大闢帥武臣因陋就簡而為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為田之在郊籍既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不取視江南他州之有夙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更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曰募民覲獲何時明日使是學魏德他州則二千石為不職且受譴矣不衆為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割若

俸戶此者捐若財應者謹然辭出若一節守兵家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邊豆鍾鼓有踐與節人之戾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而祇是矣燧嘗過矣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天配食顏子拔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氏並雖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次曾子子思進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游憲首請黜之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

後一侯爲憲河南是化襄陽未入山南猶其所格
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配止顏孟自今以觀
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死則子思亦見
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知子思學曾子
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思之功果不
優於孟氏乎顏氏前死有聖一人者存未嘗爲書質
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爲邦二
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不待
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中
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

書三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
尊於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
焉或曰子思沐學已譏立顏路曾哲伯魚於
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燧曰嚮所
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弟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
之也今江南已配亨者可不講而黜之則江之北有
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亨乎燧故嘗曰人臣有
見列而上之則可若以考文公之事天子司之以
幸國家違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羣然議
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侯龔石求銘奉議大

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昫實分刺是
郡亦以俟嘗勲宜若可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
爲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
子貢有若則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爲
賢堯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
蕩蕩乎民無能焉則夫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
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
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
靈元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
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

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
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
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
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
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國而肖
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
能爲者也故惟著其始媮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
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也亨而爲險易昔焉畫
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日

介冑以扞大刑違事俎豆皇輿既邈壇南海涯顧
爲土中襟帶安施猶爲名城于漢之城惟廟弊軋
不稱瞻式 帝奮文教誕誥優優于學湏才如獲
仰稷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畫義遠成績桓
桓新宮實教所基嗟哉襄士挑達何爲聖人遺言
具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親炙朝趨斯庭文休斯
庭亦奚以間闕里即居行具接武賓興成德作之
君師實 帝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昔我 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孫于汴

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以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
都之志矣故

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莖于言乃俾貴臣子弟十八
人先入就學城新創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迨
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
孺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
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爲京學
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壓
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視
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爲寮寮倡然後大家

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庀徒
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
締構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
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負百人
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
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為都邑故嘗用
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四角立亦一時之盛也
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
父師以櫛楚懲子弟飢焉果肉渴焉酒醴力焉僕
使恩義其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於百王

之上矣

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
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
俎豆之為懿穎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
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
世之士踵武而出暨

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
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祿百年
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服
召公之化尚矣昭三築吉室以徠賢上鄒衍樂毅劇

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共四易爲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明女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以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以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尅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肆

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祿司視以狀請曰廟之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警巡監院兀都瞞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爲言正充邸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爲銘詩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崑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嗟辟雍峩峩璫

弁之瑳濟爾象犧鉶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
何 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輪維禱河浮厥柏是
尋是斷虞庠嶽嶽式光我上國玄聖儀儀玄統龍
衣衍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芹于池薦此明犧用介
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
以登膺仕以媚于天子有鏗華鐘路鼓逢逢言燕
于公有翼有顯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
曹侯閭閭迺承迺宣御劇迺專虞庠連連上氏安
安祗國維賢 天子萬年

光州孔子新廟碑

馬祖常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
常曰爾先子爲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
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久圯不治廟四出
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
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樽櫨周廡重門及籩
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備歲春秋釋奠宮
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某等一二人辱守茲土
割其稍入合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
庀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塗錮施色之物皆集作
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

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
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
為政於此州爾又以文名于時爾宜為文告來者
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
之禮而學於聖人之徒陳跡往徹不敢煩州人之
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

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南
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

世祖皇帝潛王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
豆觀祭孔子儀

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嘗知尊孔子矣而皆未
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
王今

皇帝正位 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
崇父叔梁紇可封啓聖王母顏氏可封啓聖王夫
人命以璽書告闕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
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
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宜莫先焉且既富
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
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

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尚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
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
弗如他州之人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
是以見其州夫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
之速也如此詎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 國家以
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序
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誦新廟之成而不忘
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
几筵維飾象設維肖
四簷周廟載基
載築雅雅鱗鱗
靈御之肅靈御之肅
衣裳

我人俾不為羣而即於倫
埴埴萬類同仁於天匪
言莫宣匪文莫傳六藝
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
日化於成

大帝在位翁以敷施考妣啓聖而追王之四海作
則文明式昭我州易教作廟維喬梗柝梓柏弗雕
而斲陶瓦髹漆施色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
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鏘其神洋洋瞻茲顛蒙
闇而日章淮嶽諸谷會流為潢南薄其鄂州名為
光光在百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既
衣食又學為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我

民豈忘之

真定路宣聖廟碑

字米魯猗

初鎮州置真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
土地人民奉我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沐首務立
學養士當是時也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鎮之學緩
未即叙龍集丁未勅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
岡廟址崇殿廡闢黌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
四年庚申

世皇即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郡府鎮憲為諸
道之冠庠序昭略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暨
今雖屢加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暨府議倡集
楮幣三萬市物備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
其屋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楮拱挾環合左右翔峙
作杏壇于殿之北神厨于廟之東前廟但學門垣
挫桓循序森立瓦墁締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
思忽巴基未堪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
台侓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妥歡提其綱
賓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

府遣吏李明至甘介徵士贍思狀來請志其續翀堂
貳憲燕南義不吝讓稽宋蔡京遷學陸佃記略曰
真定雖塞北有河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
王公與孟軻相以上下真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
恠也真定者皆并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
子侯恒山之南自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
唐氏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所真定固神明
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邈伏羲以本無言書則
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乎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
黜五霸以嚴文心分禮樂升降以鑑窪隆天人之道

至矣迺曰惟天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
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
典微言如三謨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
背道迷經蒙君詛以國京仰頌黨滋熾世益大壞河
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揀之終賴其言道不墜
地建安朱氏師兩程裒輯遺言貫通折衷以悟
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
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涖泗淵源日
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目趨治鎮股肱郡也帝堯
之恩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

士知所鄉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
不修何邪不鑑一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
報君父於是乎在迺賦詩以慰鎮人士曰

太行之山滹沱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池之
澣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土恒山嶙嶙滹水
泫泫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恒山蒼蒼帝
堯相望於赫

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龍
德出潛萬方既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角
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恒鎮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

宇久未今觀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局肅肅
其凝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對恒嶽惟士也確順
我先覺求門於牆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
惟聖之玄惟王之素園冠方獲天地之度侃侃閭
闔天天申申如目之眴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
明德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
人曰止其誰敢爾顯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
天子之光

元文類卷第十九

元文類卷第二十一

碑文

帝禹廟碑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鑿諸樂石
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庸陋嘗待罪詞林今
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懋祀垂憲來今
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
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
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為後世侈功好大者

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當以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寔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於除道周衛而勤民于遠。然帝自肇功，䟽鑿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已溺憊上奮庸，天啓聖仁，聲律身度，勸躬胝胝，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愛。自少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授艱。

復脩墜緒，一成一族，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繫帝之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昨于東土，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畊鑿，服習聲教，邇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刻覩其因山之制，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禩祥神，茲顧享皇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真翰則在昔九州區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軌，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山川鬼神，壹是靈證。列聖繼承，用弘茲道，誕降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棟宇傾圮，官為繕完。若江淞所理，聖王之祀，宜莫

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荐饑疾厲仍臻民多流殍臣
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
理當爲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丁宰臣凡
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撩風雨歌
壓黻冕弗治丹雘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爲觀
邇年更爲寺歲侵視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
之私質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克具備役惟時鉏荒
斧堅民士競勸龍石以楹陶甃以甃庭觀嚴敞殿
蕪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賁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
幣一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臣民

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
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
範九疇木嘗爲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
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家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
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遠堙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
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
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奧究諸力行者使
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撫庶徵推致五行其言
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
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

聖上續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有忠藎謨
協贊襄蓋將絜斯世而躋之二王之盛神人具孚
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爰靈於土嘉猷德馨亦
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其詩曰
泐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
同圭璧斯皇翮其颺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乃劔
是歲維是橫流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壇帝
躬菲庶裨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
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登薦肅以時牧臣有惕顧視榛
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蠲來享雲旆龍章繫帝
贊育時厥雨暢物消疵癘歲詠茨梁永佑皇圖儲
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漢番君廟碑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為守時改作於州治西
北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
都中為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
以為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
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
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
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銷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

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為。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運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為。以立為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回輿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真人曰。此真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真人屬筆於明善。遂作^世夫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朝有寢。有堂薦我溪毛。酋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亦^小享。誰繫君駒。芝山之岨。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庾有稻梁。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卜萬年。君子是傲。

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夫人姓李氏。北燕縉山人。生有淑質。既長。婉婉聽從。不學而能。父母鍾愛之。擇其媿以歸。邑人侯氏之子。士溫侯氏大姓。世雄鄉里。而士溫亦賢子弟。號衣冠族。遼金以來。蟬聯名宦。不絕。著稱雲朔間。

夫人始入門其家人上下自其容止閑雅皆悅以相賀自是閨門肅穆雍如也生二子曰進曰慶夫人年二十有四而士溫卒居憂哀毀踰禮既免喪事長撫幼愈益恭勤不少怠親黨憐其年少榮獨勸改適則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禮義也吾一婦人而事二夫豈禮義乎哉因以死自誓不失節志竟莫奪聞者歎美之貞祐初金政寢衰皇元太祖肇基王業義旗南指屢敗金兵金主畏徧徙都汴以避其鋒驅士民槍墻南渡夫人携幼孤裹糧從之草行露宿未嘗汚強暴虧婦節既渡河寓

居宿州雖流離頓挫顛沛造次擇師友教養二子不輟二子亦穎悟絕人能動心忍性卓卓自樹立既而進以吏事明敏大爲宗室完顏公所知公事行樞密院事於宿審其可付重事表授下邳元帥府經歷官佩銀符凡府之謀畫教條與夫升黜守戰賞罰之用皆先事應機而辦以功累遷保靜軍節度副使癸巳之變總戎淮海沒王事一子曰玠慶驍勇善騎射由武選任宰目以其才堪將帥起行間擢萬夫長金季朝廷以北兵方張慮宋人棄饗饋我腹背受敵命慶以本軍戍蜀漢遇敵戰死一

子曰瑛甲午歲金亡宿境大飢人相食夫人與孤
孫玠瑛處瀕死者數四嘆曰始吾南渡與二子俱
今皆死國難惴惴殘喘亦何所惜但念侯氏一門
不絕如絨重遭荼毒吾何敢不力適歲飢乏食宋
人船米數萬石濟宿民且誘之完顏公以國破君
亡外無虵蟬蠃子之援必死款附人賴以生范陽人
張子良素居公麾下為裨將公死子良雅不屬宋
且念桑梓頗形於言色宋江淮大都督余玠覺其
意陳兵脅宿民悉內徙泗州子良愈不自安
皇元革命遂與城來歸朝廷以為京東行省仍領歸

德府總管府事侯氏從而字焉某年月日夫人齋
沐易服召玠瑛立床下戒之曰吾自歸汝家七十
年矣遭世多虞備嘗艱苦汝所知也子死國難孫
克樹立今年近期願死無所恨脩身齊家汝宜勉
之語絕枕肱而卧遂卒享年九十以某年月日葬
于睢陽大陳村之別墅夫人仁慈祥樂易接下以仁
事上以禮再遭變故臨難不苟雖白刃在前未嘗
怖悼失度少變其節及二子貴顯分旄節握兵符
光昭門楣無一毫驕泰色日正皆烈丈夫之所難能
而夫人處之裕如加以安樂壽考及見其孫玠瑛

力學爲儒佐大府縻好爵聲光洋溢耳且旨之養
不以疾終天之報施善人之爲何如也 今上初即位
方以孝治天下將一變衰俗以復乎古而貴近舉
是以聞 上嘉其貞節許其家立祠奉祀祠宜有碑
勅臣松年爲之銘銘曰

天地定位綱常以分女不 再醮禮具成文猗嗟夫
人有猷有守爰從弱齡喪 其嘉耦煢然弔影將彼
二雛啼寒號飢其志弗渝 鷄鳴膠膠不替風雨栢
舟搖搖載暍寒暑金德既 衰大駕南巡伯仲聯翩
以登要津伯也剖符仲也 秉鉞偕歿王事偕有休

烈夫人之德夫人之教與 侯一門兩全忠孝神元
撫運景命惟新亦有孝孫 侍于夫人嗷嗷林鳥受
哺于子售其功德孝孫之 似天錫眉壽降福孔多
原始要終其樂如何堂古 之制享時之祭勒此銘
章以訊來裔

光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馬祖常

五嶽奠五方之地而各神 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
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 疵疢禱焉南嶽祝融之墟距
固始記里二千然皆古楚 地域是其神必靈於一
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 以天地主宰象形流行

蕩摩又豈闕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塊北
旁礪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
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一神而通則雖廟祀於
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嶽且辱宗伯之職
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嶽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
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 國家以仁治天下示
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
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
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於下者不禁也地又匪
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

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
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
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
蓋聚當病若有無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今聚
年七十矣衣結躡屨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功
萬戶揔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
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爲閣者五間
爲廡者二十間爲後殿者三間爲門者爲別室者
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潄水
植蓮客來游者憇息有亭東爲石缸周爲繚垣對

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敬愛者也既來請文夫何讓焉迺爲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濟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厲順年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芼來連舞兮樂于廟翼翼兮子趨載擊鼓兮問年秬盈疇兮秣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入兮茲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年以布濩兮霑四海充無

垠兮神咸在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聿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歸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曾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

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瞻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
有託慨然興懷營脩完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
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
述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
世論次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
通祀唯鄒平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既別祠縣學文
即墓建祠其趨向可知也今曹尹復能崇墓葺祠
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學于以化民
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齊產也聞其請故不
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

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
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欲
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堂故晁錯往受之
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
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
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
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
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
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

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歆崇文摠目尚書大傳三卷為伏勝撰晁氏以為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為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何碑云銘曰

於惟先生始焉其屯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慰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

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

榮從祀孔廟

徧于寰區罔不敬承矧茲梁鄒鄉墓攸在礪世作程沉沉玄尚體晁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尚賢有壤必葺通觀歆成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闕千百齡穹碑有銘被之弦歌用侑爾牲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
 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
 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
 臣皆虛邑無有上地人氏子孫或官界力微徃徃
 不能為廟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
 隆者始借先宗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

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
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
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
惠穆於文靖范忠憲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
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
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
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謚武愍公二家由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為
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
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

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
夏甚盛強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

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元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
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為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
於公為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
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
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
瓊為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瓊繫闔門獄中
瓊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
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來路新軍萬戶與城夾

寨園呂文煥襄陽四年如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
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
隘為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
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
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
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阮沙市下荆
南傳檄歸峽辰沅清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
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浙西以地遠援疏
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
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建昌

撫瑞吉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
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昀衛王昺浮海趨福立
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
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
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屍三十里
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魏汀
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營軍復其州而還隆興
守帥覲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二十家
公還白其非事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
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欽國

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與國文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交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

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僖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逆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效衆議不果

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
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藥弩矢射公貫膝負
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
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嗚呼其
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
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
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
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君
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
銜哀摧慟屢絕且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

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終天今復燕養
大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
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妃姑也
訃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
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
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始
氏心也覆是久矣始哭厥喪嗚呼死而精魂
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
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宣慰同
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大夫仍

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乎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城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卑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束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蟲吾民有梟吾士吾力不能

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爲心廼陟潛沉寢向用公泱泱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陞陞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矢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毅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鬪四年崖山翦兇血其鱣鯢南海無波旃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以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人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王陰翕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轉粟黎僭歸佐王子致討日南不

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淄而漢由一而海其涉日深
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管口以勝者家輕於出
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之犀甲敗雨避來
弗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徧左廣亦頽孰作士氣公
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格照此死冠纓不顛
裹韉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自壽縣有翩迺今還
歸粉篆丹旃兆夢悠悠魂魄遼法一致身移忠維孝
其本黼宸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云一公可謂曰遭公
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寶甘實似有嚴作廟
邊簋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

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
詩之以侑以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
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在八攻河南既滅金
將移師取宋乃摠諸軍以鎮亳堽積水立城戍開
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
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
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
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也蔡國公而薨也

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宗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

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 珪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 仍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聞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 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夾告 桀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興國事不暇私顧其家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桀曰刻文敢以屬子 桀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殿又執

經以從公後者三年在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
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
弘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由
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
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
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
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
壇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
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

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
然壇剽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
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
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獨不向
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
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
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
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反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
死降兩賊將壇鬻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
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為亂者盡專

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詔疾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也。心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從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君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盡，其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

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民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壇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

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兩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

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求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

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適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閩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駟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一月師次瓜洲分

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統人鎧伏甚異躍馬出殺奮大刀直前趨王上還轡反迎刺之應手墮墮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遠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一無一矣王素善禦此戰最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

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陳於焦山南北將敗
死於我我師合繫之兵支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
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國山之東王
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力亳
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
武王
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
之名也於是 王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
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
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

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
伯姪爲禮往迎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
而詰之遂屈服立兒取降表奏上宋亡其主既歸朝
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
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
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
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
鏑王撫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
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
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

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陞辭奏
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
倅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
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
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
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
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
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
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遠征無所事於衣帶
也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

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上方寶劔名甲聽
自擇其善者旣拜賜日又諭之曰劔汝副也有不
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揚
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
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
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
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
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父者持
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唐大也忽麾軍連接數寨
廼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

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
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圖以騎他將
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
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
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
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
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濟視不相下有
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
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
碇之連棹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

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
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
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
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
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
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
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
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崖山潮至必亟
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遠令者斬先
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

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
高構戰棲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
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
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
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
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
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
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
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
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

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
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
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
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
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昇嗣子珪曰汝父以
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
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
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
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

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敷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辨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

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辦愈明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耻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溥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

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搆以戈使拜不
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
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
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
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
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
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
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料敵未嘗敢妄殺
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立死必轉送其家
凡上賜與即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

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如肝體將誰
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
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心爲之懇惻
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云相惜焉今
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
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畧以
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日生不可泯
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
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子一人人今蔡國公
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佳亦嘗觀於

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爲立廟以復主不聽
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
棠不代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
者多矣亮之丞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
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
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
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
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肢肱爪牙之
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

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
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
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
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
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
旨豐王乃扣閣諸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柝其後面
上方畧報不瑜辰往臨歛都雷飈疾神丞相傳言
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
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鑿決稱臣

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咄而頌更自
請其私王曰不可不告 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
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抉瘡排炎廓爲法用夷膠舟
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二進永訖炎紀橫朔亦賦詩波
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鱸功名則有言可位弗速
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巧冕烏佩
圭盛服在躬維茲其人服德以世享嘗工廟從王
孫子於赫

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田心淮陽陟
降在側孰是不顧永懷來格言言新宮日向明深宏

下有王考古有王况王之格思庶其在此君蒿浮
游孰感而致維亳士文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
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頌頌我
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祖荷戈與
及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來
享茲從我公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
知其它王有嗣子相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扶其要邃深蔽虧群讒切膚
帝尚仁孝寧之廠家

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卒庸不假豪髮臨軒待
之命遄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謀斯難起
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 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
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永保陳經啓心
非法不道申申其居倣倣其容孚于 帝衷以世
師工王廟奕奕視此 無斃匪亮是私國有恒拱

元文類卷第二十一

元文類卷第二十二

碑文

長春宮碑銘

姚燧

元真之始年秋九月七日

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
臣孛蘭弓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
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
山 太祖聖武皇帝 勸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
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
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

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
靜以脩身 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
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
應之碑惟是 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
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
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

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
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寔
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

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
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讐故
萃衆智驅群雄謀而聞之擲沐風雨露處暴衣審
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
事至殷也矧我

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倭刃視徹四海之土疆濫萬
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 以生之 睿不啻疾風
之振林檎非囿 祝粟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
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
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

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_一爲猷大故又
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
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東干
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圭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
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
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
邠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
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命趣使再至始
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一蹀血於戰場
避寇乎叛城絕糧於莽閒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

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凜暴
皸凍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可_一是勞勩有不
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
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
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
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
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
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
於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_一爲是乎匹夫
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

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群以二三鉅萬之人
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
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
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立祖仙翁朕及識之
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
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
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
其時 大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效以真人尹志平
李志常不請則宜以
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

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輒報
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

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
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
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
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
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社導和受釐
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長春以還禁爲醮祠今
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
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

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
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柅而止自今其惟
以先皇成命從事是

世祖獨未究者

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
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
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立氏之學熄矣

陛下嗟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
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
以寶冠薦之以王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

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疇至恩其子若孫
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爲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
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繼其武俾肅將之勳平六旣奠南
邦西陲水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
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
飛之騁确确其艱孰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
黃吳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兵
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濯漑厥腎腸爲告悃悃吳匪
至言身國之本維帝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

子訓史書虎符籠綬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
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
澤物宏 帝之仁于死于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
子孫衆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有感其道而否滅
之人曰不然

太祖皇之矧我

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

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

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

石廟穹臣拜稽首 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 帝

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七以從上帝陟降斯宮靡
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主萬禩攸賴

延慶寺碑

姚燧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刑移江東憲使臣燧于
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一至裁再閱月嘉平允弦
三相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
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錄不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
請于 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爲寺用資兩聖冥
福以永 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

二百五十楮幣貴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
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
後顓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
身網維之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
申省成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
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俾其
令集賢學士劉恣書徵士蕭輿篆額燧敬受而伏
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
命寔繇燧者寧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
本所自而言曰在昔

憲廟大封宗室以

世祖母柔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
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
至長安營于素漣之西毘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
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西十里中爲牙門譏
其入出故老望之貽日怵心齋咨詠噴以爲有國
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
特捷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涼于蜀
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首星羅棋錯於是間者靡不
與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奕竭慶如恐于

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
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
鐵之利不入王府悉歸自有又明詔益封秦王
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六盤者為開成
皆聽為官郵用不足取之廟廷歲以多至楮幣貫
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
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七口州實食之戶
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一千春秋之服
皆嫌為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如祝之未聞者於
吉王未始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古向寒即六盤居

稽諸地志寔以北地郡之畧畔道道下於縣其
長而不令後成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譌畧畔矣
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
時平則列置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
禦無有常制一海無所為而至者惟
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於茲及平而
歸又飲至焉以其駐驛三易寒暑夫既以此必遺
澤餘波深浹一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
九里海潤百口一信如斯言則廢源天潢衍溢濡
將不千里其慈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

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
恒遠之宮而弗遑處為天子技施鼓進退諸軍于
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悽悽
求祈年今聖以昭昭追福徃聖於冥冥王考妣亦
與薦焉為宇古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
何故是數燬哉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
作善降之百行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燧學
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如佛亦眎是忠勤而孝
恭者為善而信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
禮諸侯祭其社內山川華之為嶽寔王封內嶽祠

之門揭為宣登則表寺之名莫延登為宜也銘曰
於招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
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
上下靜供之脩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
為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
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
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為峙寺願指
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畧叫八
稔成績歸然都城勅建遺帝師京師時寺門楣
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者梵唄之力登帝之

餘必王見及 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固
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姚燧

大德十有一年

先帝立極親裸太室乃慨然曰予由予祖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

成宗既祔廟矣而惟 呈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

肆類上帝誅行定謚曰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 玉寶冊納諸廟中尊

皇太后以儀天興聖 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爲
子遠之爲孫其孝以 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

未然明年至大之元 詔群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

荒險阻踐踰躬擐甲胄 北寇底平實艱實棘時有願言

皇曾考妣 皇祖考妣之 豐功茂德 皇考太后之厚澤深

仁圖以報塞必俟他 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剎憑依

佛乘上爲徃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

兆臣民休祥蒙賴初 匪有求年千世百專利一已

知曹其灼是懷惟以 其日鑿輅親巡胥地所宜于

都城南不雜闌闐得 是吉十勅行工曹覽其外垣

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
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
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跌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
金爲席臺及跌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
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
爲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棖
題栱桷藻繪丹碧綠飾皆金不可贊筭楹檻衡縱
捍陞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剝所未曾有榜其名
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
延爲行宇屬之後殿庫廡庖福井井有條所寧隆禧

院比秩二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
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夕
或旬浹其急其成爲何如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
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
日奄以奉諱群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
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
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
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脩營石水陶繪百工衆技
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

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勅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
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
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
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
魂鬼猶思沛 太祖奮田跡龍庭斯固其鄉由

世祖都燕宮室池籞百口官府庫根抵乎此一歲乘
輿留居者半以故 此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
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矧建大刹位置行列基
錯星羅出其睿畫爲 往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光所
倦倦陟遐之日有未 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他

日過之賄是翦然而完然然而新必甚憚曰畢吾
願者真嗣皇爲賴哉臣 燧載拜稽首爲之頌曰鈞
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 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
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 爲民廬何於其時曾不蒙
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 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
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 曰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
昔 天子寫材於江伐 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
頑又假扣臣汝往敦 匠易衣寒暑飢侯汝餉于茲
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 之而陟配天
皇帝曰噫朕元所志有 衡未究其在傳次乃勅攸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勅爲前古
有是而其所無 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
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滌汎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
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姚燧

大承華普慶寺者

皇帝爲 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

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 大帝建極當至元

乙酉方廿有八年 裕祖陟天在疚熒熒茹荼與

蓼上以慰安 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

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一不 大盡傷乃心下爲

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父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

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

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

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謠

智晦明以藏其用 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

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 意喻廿九年

順考陟方又二年 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于

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

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抱鼓一鳴召至

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
爲泰山之安碑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
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
今皇上一馬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
手撫之食馬而羹息焉而廡又伺有無而增益之
會太官答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藏獲數千
指牛羊馬馳蹄角亦數千由屋貨貨猶不與存盡
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
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
佛孚靈以盡孝思由前

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

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

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
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

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
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
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
未出閣惟其身今也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
市民居倍舊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
爲二堂行宇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

甃爲塔又西再爲塔幾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
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邊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
會市爲列肆月波殿 寺須是資大抵撫擬
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階祀
之崇題案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
嘗發民一夫皆僦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旣其落
止淨供之備薦糈冥冥或者

裕聖乘雲御風降自天歎茲崇報必反而酬陰
騰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
今皇握黃圖以負丹衷其六則天其威則雷震其

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 裕聖一世

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立有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

龔石以頌功德勅命臣以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

書數千卷博闕肆學以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

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勤爲說終爾霄近不能

深造其微故惟如勅所以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以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

瞻剡剡其廉秩秩其正於絜其嚴伊誰考斯帝宮

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于幽於我

裕聖報德是求惟我 裕聖為烈無兢
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

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求衣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
位昇據其神而明孰測去約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
陋昔后母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
平大業今繼始為之小甘六報猶私今馬一人以天
下為以天下為誰專 以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
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共綿綿悠久如天 皇上
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

上即皇帝位制公主相哥刺士口封皇姊大長公主
子阿禮嘉世立嗣封魯王命下之日主謂王曰應
昌有土肇自

太相皇帝成於

世祖 裕皇而 順宗皇帝人六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實已所自出

上篤親睦之誼承 成宗 武宗惇叙之志以有

今日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人二年當規建佛寺
于宮之東日報恩盡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昭

示無極上以命詞臣臣鉅夫造一按

太祖初興魯國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勳有分地約世婚而昭睿順聖皇后歸于我世祖

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納陳至元八年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帖木兒尚帝季女囊加真公主未幾陞府為路十四年帖木兒北征有大勳賜號按答兒圖那演元亨元年封濟寧王上為皇始魯國大長公主子彗不剌尚相哥刺吉公主乃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夫德十一年

武宗即位封皇妹大長公主彗不剌魯王達今嗣王祖孫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為之傅以輔之為之群有司以治之於是弘吉剌氏維古塗山有娥不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孝也殿堂廡門庖寮庫庋度經之室棲碑之亭金碧焜華焚燎宏密繚以周垣亘以脩塗一木一石必出乎已一夫一役不煩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請演祝讚梵唄洋溢諸佛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福祿攸同謂之報恩不亦宜乎洪惟聖祖神孫覆斯天載斯地廣大慈仁

與佛一德皇姊嗣王克永孝思克廣德心以崇佛
乘宜 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報稱之誠無
數贊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匹休猗歎盛哉臣鉅
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昔 太祖龍興朔方惟弘吉剌忠武洸洸佐定
中原遂開大荒約締世婚申錫土疆寔生昭睿相
我 世皇光天之下德盛仁疆應昌旣邦魯國是
王貳館繼承奕葉重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
分職乃紀乃綱婉婉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
于 祖宗洎我 聖母澤濬恩隆何以報之佛法

是崇廼集群材廼徵六工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
作爰謀爰蔽我衷以奠覺皇以俟孝恭飛殿峨峨
列屋周阿丹題藻梳電轉星羅彤雲承雷翠霧凝
柯天花夕雨貝葉晨哦慧日曬光祥風扇和寒松
沃色碧海澄波永底佛慈百祿是荷盤石其宗礪
山帶河 聖母萬年 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上都華嚴寺碑

袁桷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
處皆安其簡易在 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
慎舊章建置靡遑時則

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
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地而名
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

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
貢效牽咸會同於開平繇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
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
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學廟乾良二隅立二佛寺
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于東西相湏以
成化俗儆蒙繫二教是先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
爲民則

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奧惟 皇祖置
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六
彰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

仁宗陟方

今上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
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存在
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先帝所構
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
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

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三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為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桶竊以為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右之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西方聖人則曰性本一善遷以隨欲慾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為物為絲以至於摩盪輻輳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右之追崇之說焉彼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然工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為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

有旨矣 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群生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 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桷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 曰至溫師以妙密縝緻為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 劉文貞公秉忠為方外友磊落有大計因得見

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 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為之銘曰

於赫 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群生厥性有恒驕鷲忿鬪失常是行沉昵昏惑執

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
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
悟真慧永證魏煌華嚴窮珍極瑰龍伏藻井雲凝
瑤臺積香浮浮側瓊枚板耄擇畢觀心掉膽摧相
既永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仁皇益闡乘教維

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
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
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

年刻銘珉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欽天新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
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遣使傳旨御史大
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宮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
去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訖於杭州授太中
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工部尚書工
上弘徃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
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
以備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功景從響應御史
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易釋董阿忽

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蒞之是以吏敏於事而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某甲子之吉廼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曾居其師以尊其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警發辦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之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蓋床座嚴飾之具華燈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

製文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闕之又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忘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
諸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願懷昔居勢隆望
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茲寺
之成上以承祖宗之鴻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
見矣於戲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圯或斲彝則迺瞻明哲是保是
翼俾久而安弗邇以逖祝融效靈巫海若率職更相

吉土此惟與宅吉土惟何建業惟曰邑龍依崇丘虎
在盤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
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曆
廟而祖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
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
疇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

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慧
慈極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
其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珠貝金璧凡

我施無惜無蓄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
我不知識我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
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元文類卷第二十二

元文類卷第二十三

碑文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
縣也負險弗庭憲廟踐阼之二年歲在壬子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
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
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
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
十月過大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

瀘所過望風欵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
傳其都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國主段興智
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
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
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
以徇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
大將兀良合解經畧之 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
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
交趾破其都收特磨谿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
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

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
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正
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
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
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
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徃陋非神
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
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
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
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燾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雲雨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霄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釋其主弗誅烏虜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切如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戎夷天下為之騷動

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鷄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鑄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哉矣

臣事

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

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意小噓曰寒以暄粵西南
陬水駛山首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
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跼焉繫誰之恩 聖祖神孫武
烈文謨溥被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
我上我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點蒼蒼禹迹堯
牆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
耄倪視此勿忘

太師廣平貞憲王碑

閻復

三台平乾象以清五嶽奠坤載以寧三公得人鼎

祚以隆蓋力莫競於柱天勳吳高於靖亂忠莫大
於扶日惟我太師廣平貞憲王十月呂魯公自乃祖
乃父光輔聖元豐功盛業在天壤間猶星之有台
山之有嶽歟公阿爾刺人小字玉昔迨至貴顯寵
以不名賜號月呂魯那演譯云能官也始祖孛端
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
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禮之好祖博爾朮贈
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
父孛藥解贈推誠宣力保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謚忠定並追封廣平王庶平王家分地故以

封之武忠志意沉雄善戰知兵

太祖聖武皇帝在潛共履艱危義均同氣征伐四出無徃弗從時諸部未寧每遇武忠警夜寢必安枕寓直於內與語或至達旦魚水之契殆若天授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徃追之待年十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掠而去及戰太赤兀里鋒鏑旣交約畢命勝敵無或退步武忠繫馬於腰蹠而引_以兩方寸不離故處太祖推其膽勇嘗潰圍於怯列

太祖失馬武忠擁與累騎而馳_以止中野會天雨

雪張毳裘以翳及旦雲一深數尺龍顏弗露武忠植立通夕足跡宛然不移顛沛造次脫主於難雖古烈士無以加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_以仰勒已還卧憇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贊我也乃_以天下君臣之分益密視夫人蔑里乞真不廢_以奴禮皇子察哈解出鎮西域有旨從武忠受教_以忠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_以謹曰龍魚服之戒玉_以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_以喻是武忠旣老以病薨太祖悼痛如喪所親_以忠定之生方還自蔑里期

戰所中途護視不啻一人已子長率父兵襲爵萬夫
長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
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
有輪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鰲奠九土柱天之力競
矣貞憲五月呂魯公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
際弱歲龍爵統按台部衆

世祖皇帝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厖厚解御
服銀貂以貺國朝重天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
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未幾拜
御史大夫江南旣下裂土益封功臣後即以泉州

路爲分邑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興利之
臣欲援亡宋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
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
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公事上遇下一
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爲
之霽威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顔叛東鄙

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
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顔
以獻詔選乘輿馳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
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

酋金家奴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乃
顏餘燼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
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敵衆大衄酋長遁去
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
龍江徑擣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
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而變生肘腋貽
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
靖亂之勲偉矣詔憫其勞賜內府七寶冠帶以旌
之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抗海二十九
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稟

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
三十年

今上皇帝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

裕考所佩儲闈舊璽詔從之鼎湖上仙公奉鑿馭
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
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洮
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旣有所歸王爲宗盟之
長奚俟而弗言王遽曰

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
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惟公一言合臣

民共戴之誠成 先皇付託之意扶日之忠至矣
上即位之始進秩太師佩以尚方玉帶寶服還鎮
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 兩宮錫宴酬酢
盡歡如家人父子然先是夫人禿忽魯蒙賜侍宴
之服曰只孫昭異數也命婦獲受此服由公家始
自餘奇珍祕寶賞賚弗可殫紀還鎮有期不幸遘
疾以十一月十八日薨於賜第之正寢兩木冰者
連日春秋五十有四 上聞之震悼不已敕有司
給喪賻賵有加剝香木爲棺錮以金銀北葬於怯
土山之原大德五年春詔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

佐前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
追封廣平王謚曰貞憲祖妣茂里乞真妣完顏氏
及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封廣平王夫人抄真
先卒禿忽魯今主家事訓迪諸子克成奉先述繼
之美子男三人曰木剌忽曰脫隣曰禿土哈女三
人曰失鄰適太師興元忠憲王完澤之子中書右
丞長壽曰不蘭兮適宣政使答失蠻之子泉府少
卿不列禿曰班真在室木剌忽年未及冠詔選
皇彌甥女都馬妻之仍襲爵萬夫長復命公之介
弟禿赤爲御史大夫九年春有詔爲公植碑通達

載揚丕績事下翰林爲文臣復竊惟伊尹相湯伊
陟復稱名臣呂望興周呂伋嗣封大國載在方冊
以爲美談公家歷事累朝奕世載德師垣萃於一
門王爵加於異姓其視商周賢佐宜無少讓以之
勒景鍾光信史其誰曰不然小臣作銘不獨表異
渥於宗臣尚篤子孫忠孝之勸銘曰

皇元肇基天挺神武祝栗驥龍崆峒嘯虎猛將如
雲謀臣如雨矯矯武志攀鱗附羽草昧經綸疏附
禦侮力竭股肱誠殫心膂忠定桓桓勲伐繼樹命
佐商周德符伊呂鰲斷立極鷹揚啓土元祚如天

忠力可柱顯允貞憲事予

世祖網振烏臺望崇紫府冠起東藩天戈奮舉公
在前鋒氣盈一鼓敢以虜憂遺之君父駕至中途
公已退虜一戰而勝還師帝所孽燼復然餘勇再
賈威乘破竹敗之水滸三叛悉平遺黎按堵天語
勞公賞錫繁雜公曰天威如拉朽腐還鎮朔方殫
壓虎旅日贊重明龍飛九五乃冠台躔乃執圭珪
公之庇民如室斯守公之衛社如棟斯礎方倚長
城遽停相杵當宁盡傷行路悽楚褒德賞功恩洽
施普績紀金石家聯簪組浴爾後人無替成矩泰

山如礪黃河如縷爵以永傳焜耀千古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元明善

粵若稽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誕膺景運龍奮朔方滅
克烈主王可汗迺蠻主太陽可汗以至西夏西域
金源次第平時則有佐命元勳曰博兒渾曰博兒
未曰木華里及即寶位錫之券誓慶賞延于世世
故朝廷議功選德必首三家焉臣謹按忠武王諱
月赤察兒姓許慎氏曾大父即博兒渾也自
太祖蚤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其身餘下

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第一千戶後封
於淇州又食沔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鐵
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王之大父也嗣父官
佐 憲宗皇帝四征不庭日闢土疆厥功爲懋薨
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
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禿滅追封淇陽王夫人子夫
烈門王之父也恒鎮徼外後征六詔懷服諸蠻遠
疾薨于軍贈崇仁宣理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石氏金宰相女也

追封淇陽王夫人夫人生王六年王之父薨誓不
他適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資貌英偉望
之如神

世祖皇帝雅聞其賢後閱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
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矢烈門有子
矣即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衛供奉
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
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
明年詔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輟稱旨不可以其年小

而遲其官可代線真爲宣徽使制下階正議大夫
兼領尚膳院光祿寺二十年加階中奉二十六年
上討反者于杭海皆陳王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
史大夫月兒魯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
後之今勅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
戰上曰乃祖博兒渾佐我

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勲大矣卿以爲安童
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
橐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
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二十七年桑

葛既立尚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已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也速答兒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 上曰月赤察兒口伐大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桑葛黃金四百兩白金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磴別墅賞其清彊桑葛既敗 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番丁溪子善驚好鬪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合刺合孫

答刺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 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 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十年 上以王佐命

元勲之後廉白而能加以推姦薦賢遷金紫光祿
大夫知樞密院事仍宣徽使明年

成宗皇帝登極制日月赤察兒盡其誠力深其謨
謀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兩使如故大德四年拜太
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奉正朔垂
三十年時入爲寇恒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
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
失命王亞晉王甘麻刺以督之是年海都篤娃入
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父軍頗不利王視之怒

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
擊敵大崩潰海都篤娃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
謀臯恩威服於敵人厥後篤娃來請臣附時

武宗皇帝亦在軍王遣使與

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篤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
待命於上然往反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
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
矣篤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刺之妹也宜遣報使許
其臣附衆議爲允旣遣始以事聞上曰公深識機
宜旣而馬兀合刺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

冬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

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秃滿鐵木兒察忽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十一年武宗入踐天位詔曰公弼亮三朝荐立武功朕嘉賴焉察八兒女燕鐵木兒帝室之胤今以妻公賜公以世祖宴幙成宗御輦及幙入樂工海東白鶻文豹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秃苦滅本

懷携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為國患臣以為昔者篤娃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王既移軍察八兒秃苦滅欲奔欵徹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寧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為大將攻城戰野勲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

清謚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又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為右丞相相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實瞻公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四年王入朝

今上皇帝燕之于大明殿眷渥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燕死于大都私第之正寢是夕大雨春秋六十有三

皇太后賻鈔二萬五千貫上敕少府以香木為棺給驛馬百送葬北地

詔議飾終之典翰林臣請

贈宣忠安遠佐運弼亮功臣太常臣請謚忠武宰相請其階官封如故制曰可夫人抹闍公主宗王幹赤孫女也也遜真公主宗王塔察兒孫女魯王脫脫女兄也燕鐵木兒公主既察八兒女也赤鄰別速氏千戶王龍鐵木兒女也完澤扎刺兒氏忽都台扎刺兒氏右臣相東平王女弟也並封淇陽王夫人子男士人曰塔刺海夫人赤隣所生端良剛毅有古大臣風至元三十年佩金虎符特授昭勇大將軍左都威衛使大德元年三月加階昭武七月遷榮祿大夫徽政使仍左都威衛使四年兼

樞密副使六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
十年閏正月加光祿大夫七月遷知樞密院事

武宗即位之歲五月詔曰卿事

裕宗皇帝

裕聖皇后為善則多不善則不聞也卿其相朕奏
曰中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
嘗學樞密宣徽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薛及
春秋隨駕蒐獮誠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辭刺曰
卿元勲賢嗣舍卿復孰相哉其勿辭拜銀青榮祿
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領餘職他日詔曰

成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奏曰萬
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已利人謂臣
何江南民力極矣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
上悅而免六月拜大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加
階開府儀同三司依前左丞相七月拜右丞相監
脩國史師保領錄如故未幾上手授太尉印奏曰
世祖未嘗以此官官人臣不宜受奏可至大改元
加領中政使其年四月二十有四日從幸上都至
懷來以疾薨贈智於懷忠昭德佐治功臣太師上
柱國追封淇陽王謚輝武夫人朔思蠻公主宗王

察帶孫女也也里干公主宗王失脫兒文齊王八
不沙女兄也木忽里宿敷官人孫女也並封淇陽
王夫人曰馬刺夫人完澤所生由內供奉為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忽赤

武宗時奏曰臣家以武顯而臣方壯不効節於大
敵臣羞此生上大恍授光祿大夫假左丞相行太
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于北軍夫人孛澤公主宗
王月魯女也梭兒合公主宗小王幹羅思女也完
丁宣徽使怯烈女也曰孤頭抹開公主所生六歲
時 裕聖皇后命侍

武宗武宗出獵北軍年十八 今上淵潛時領府
中四怯薛大官服奉御是年六月特授榮祿大夫
宣徽使九月加儀同三司右丞相仍賜江南良田
萬畝奏曰臣首受此田指旨求賜者多矣臣願還
田縣官有敕依至大元年二月加階開府兼尚服
使九月加中政使十月拜大師兼前衛親軍都指
揮使阿速衛指揮使左都威衛使丞相宣徽尚服
中政等使如故十一月 上面諭曰公祖父宣力
我家公之輔朕克兼克謹小心範物今旌德錄功
爵公為郡王已敕主者施行奏曰臣年德俱少所

領事多恒懼獲罪王爵至重臣不敢受 上曰公
辭之良 誰如公乃賜海東白鶻白文豹二年
兼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加錄軍國重事五月左
右部諸王宗戚大會于上都會歸例皆有賜而舊
分忠武王黃金五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錦綺
五段 上曰特賜大師如其父分奏曰父所受已重
釀賞何可滂沛臣家准奏十一月 上命為尚書省
大丞相奏曰尚書省銓選刑名非臣所講乞請新
命 上悅其誠聽焉 今上之初詔曰公輔先帝
盡忠無隱廉介貞白今命公嗣父長怯薛皇慶

改元正月佩父印嗣洪 陽王制下階仍開府儀同
三司夫人八藍谷里公主楚王牙忽都女也曰送禿
兒也不干抹開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也先鐵木兒
曰奴剌丁並也遜真公王所生內供奉曰伯都庶
出女七人曰也遜真為十戶怯薛夫人曰蒙哥為
魯王愛牙赤妃曰闊闊失為宗王小薛妃曰梭台
為宗王罕差妃曰燕哥曰晏忽都朱適曰寶奴為
宗王徹徹禿妃孫兒五人曰鐵木兒也不干丞相子
也昭勇大將軍嗣左都衛使遷中奏大夫通政使
曰完者鐵木兒丞相子也曰按馬思不花曰阿荅火者

並淇陽王子也曰合八沙輝武王子也孫女五人
曰八迭兒為宗王沙刺班妃曰奴只罕為親王朝
思班妃曰不魯合只罕為越王阿刺荅夫里妃曰
卯兒罕曰班丹俱幼魯孫一人朶烈不花鐵木兒
也不子也王既葬二年樞密副使野訥傳詔中
書曰故淇陽忠武王其視故廣平十一月兒魯為
之建碑都城健德門外命翰林直學士明善撰碑
文平章政事珪書丹翰林學士貫篆額巨既受命
懼不克奉明詔乃從其家得其世次行實則歛衽
而論曰惟天朝一家九州四海遐邇畏威懷德者蓋

許慎氏必與有力焉惟許慎氏五世六王六太師始
終恩數赫奕者實天朝有大造焉然忠武王之為
父輝武王丞相淇陽王之為子以慈以孝移仁移
忠宜乎男婚帝族女媿王家入垂子則出垂臣範
巖巖焉曄曄焉世有休仁蓋將與天朝胥慶于億
萬年臣不敏敢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維天有命聖人膺之 維聖創業賢乃興之維家
開國孝子承之嗚呼休哉孰足徵之赫赫
太祖實啓帝圖桓桓淇王為 帝前驅淇王子孫
四世惟肖猗忠武王克忠克孝爰稽忠武始事

世祖夙夜左右無怠寒暑猶股肱親猶腹心我
聞古人斯焉在今朝有桀匡肆其欺姦廷爭面指
群罪不瞞舉賢於側才足經國試諸方伯竟為良
弼 帝曰上賢可保可師爾卿大夫及予倚毗比有
金山世行反者朝用旰食邊將汗馬詔徃督師衣
食予士四使寒飢招徠迷子凡十一年反者破膽
投戈自備守執迷孰敢敵人有言昔也狂醒使我盜
兵蒙與天爭 天子神聖公甚英明賴公之英得為
天氓 帝曰公功進爵為王旅力尚強永清我疆驅
馬來朝出口我 今皇二疾不起兩宮震傷飾終既備

登嗣之良 忠武之子三相兩師婦皆王女女皆王
妃古亦有 君莫我君仁古亦有臣莫忠武純烈烈
大勲與日 同曜淇陽真封子孫世紹忠武神靈從
帝遊天勤詩貞石垂美萬年

駙馬高唐忠獻王碑

閻復

大德九年秋七月詔謚故駙馬高唐王闕里吉思
為高唐忠獻王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
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黑為高唐王妃祖駙馬孛
要合為高唐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別吉
為齊國長公主父駙馬愛不花為高唐武襄王

妣皇姑日烈為齊國大長公主忠獻王前尚皇姊
忽荅的美實追封齊國大長公主繼尚皇女愛失
里追封齊國公主從介弟高唐王木忽難請也恭
承卹典命府屬王元舉狀先世勲德謁銘麗牲之
碑謹按家傳系出沙陀鴈門節度之後始祖卜國
汪古部八世為部長亡金塹山為界以限南北忠
武王一軍阨其衝

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
陽罕者追使卓忽難來謂忠武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汝能為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忠武素料

太祖智勇終成大事決意歸之部衆或有異議忠
武不從即遣麾下將禿里必荅思賚酒六盞送卓
忽難於

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

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
亂性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
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監之且約同征帶陽
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天兵下中原
忠武為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為畦昔異議所
害長子不顏昔班死焉武毅尚幼王妃阿里黑挈

之偕猶子鎮國夜遯至界垣門已閉訴於守者縋垣以登逃難雲中

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戎事方殷未暇治也雲中既下詔求王妃二子得獲賙卹孤嫠甚渥鎮國至封北平王握金印武毅自齧齒

太祖携征西域還年十七鎮國已卒繼封北平王尚齊國大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交之好號按達忽荅錫與國之子聶古解亦封北平王尚

睿宗白皇帝女獨木干公主畧地江淮歿於戎事詔以興州戶民千計給葬其戶至今隸王府齊國大

長公主明註忍有智畧 祖宗

出嘗攝留務軍

國大政率以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初武毅未有子公主爲進姬侍以廣嗣續鞠育之恩不啻已出子男三人長君不花仲武襄王季拙里不花君不花尚

定宗皇帝巨以女葉里迷失公主從

憲宗皇帝伐宋至釣魚山宋人堅壁不下我師環攻宋卒乘壁出而詬傍有坐而張蓋者以謂弧矢莫我及也君不花素善鞭箭射之以顛遂拔其壘三子曰囊加鯁曰丘隣察曰安童丘隣察尚宗王阿

直吉女回鹘公主國朝之制凡宗室之女皆稱公主武襄雖專為帝婿揔戎日多家居日少中統初釁起闕牆敗叛將闊不花於按擅火爾歡獲其屬鎮海濟南之役環城當南面寇數出南門禦以勁兵輒復內宮用以至授首還率所部從大軍伐叛西北敗叛王之黨撒里蠻於孔吉烈數日之間會戰凡七俘獲其眾撒里蠻尋復來歸拙里不花鎮雲南而卒子火思丹尚宗王卜羅出女竹忽真公主武襄所尚齊國大長公主世祖皇帝季女也生四子長忠獻王次也先海迷

失早世次阿里八解耽嗜儒術尚宗王完澤女奴倫公主今高唐王尚宗王兀魯解女葉絲干貞公主早卒再尚宗王柰刺不花女阿實禿忽魯公主女三人必扎匣為皇兄晉王妃葉里蠻為宗王按攤不花妃忽都魯為河間王也木干妃忠獻王生長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長而崇儒重道出於天性興建廟學裒集經史築萬卷堂於私第講明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騎千餘併行旬日追及之時天盛暑將戰北風大起眾請勿戰王曰盛暑得風天贊我也策馬以先大

敗敵軍殺掠殆盡叛王以十餘騎竄是役也王身
中三矢一矛斷其髮凱旋詔賞黃金二鎰白金十
鎰 聖上御極之初特頒金印封高唐王駙馬封
王蓋自王家始王以西北未庭請徃征之詔初不
允請至再三方許之將行誓曰邊塵不清義不旋
轡大德改元夏四月與敵遇於伯牙思或謂侯大
軍畢至戰未晚也王曰丈夫爲國死敵奚以衆爲
於是鼓噪而進大破敵軍殺傷甚衆擒將卒百餘
人以獻詔嘉其勇果賜以
先皇所御貂裘寶鞍繒錦七百介冑兵器有差二

年秋諸王將帥會于邊共籌邊事咸謂徃歲敵無
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王曰今秋候騎至者甚
寡所謂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兵備不可弛也衆不
以爲然王獨嚴兵以待是冬敵果大至彼衆我寡
三戰三却之王乘勝追奔逐北深入險地後騎莫
繼不虞馬傷而仆至陷敵域敵初待以壻禮數欲
誘降應對之際皆效忠保節之語又欲妻之以女
曰吾不覩 皇太后慈顏非

聖上面命不敢爲壻卒不能奪其上憫王陷敵
欲遣使埋索未得其人王府盡臣曰阿昔思徃在

戎陣嘗濟王於險衆推其可用乃遣使敵一見王於稠人中首問兩宮萬安次問嗣子安否語未竟輒爲左右所蔽翌日遣還王竟以不屈而終嗚呼忠武以一旅之衆經綸草昧去僞歸真繼以北父子武襄昆仲被堅執銳畢命邊陲以死勤事王凡四世矣蓋王平生潛心聖學綱常之分了於曾中知義重於生故臨難無苟免可謂無忝祖矣至於世締國姻奕葉封王河山帶礪子孫爵聖朝所以崇德報功斯亦至矣初王之北也子主安甫脫襁褓詔以其弟朮忽難才識英偉

授以金印玉帶海東白鶻封高唐王襲爵之後恪守父祖成業撫民御衆境內乂安時齊國公主卒已父兄王之珎服祕玩悉令謹厚者掌之以需世子成立又慨凡死節及先德闇而弗彰俾元舉走京師列其事以聞光荷封謚之號其孝友敦睦雖儒素承家有不迨焉嗚呼賢哉銘曰

大祖聖武握乾綱風飛雷厲起朔方忠武華胄踵後唐疆介南北司壕隍有國西北名帶陽射日之弧期共張告以僞謀吞厥疆孤忠竟爲寇所戕帝聞其死又盡傷世姻汝締寵渥彰鎮國金鈕何煒

煌武毅繼踵服王章子復尚主歿戎行一門三將
迨武襄東殄海寇斧其吭北禦邊釁平閱牆偉哉
高唐忠獻王外孫衍慶疏天潢帝姬再降惠澤滂
尊師重道興郡庠俗衽金革北方強禮義一變齊
魯鄉英風勁氣直以剛捐軀報國分所當千載烈
日橫秋霜河山誓爵奕葉昌

元文類卷第二十三

聖

